

工商局督理。庚子歲。拳亂作。清帝逃至西安。時岑春煊署陝西巡撫。端方為藩司。與春煊屢有爭端。辛丑回粵。後以春煊撫山西。端方繼其任。為陝撫。旋令署鄂督。端方之在鄂也。日以抽賄為事。嘗語人曰。差可竇。缺不可竇。則朝廷不能察其實。而加罪於我。其設謀之狡如此。凡與外人酬酢。時時流出一種獻媚之態。見者皆指為劇中之曹孟德。蓋其面色木白。而狀態又似之也。故端方在鄂久。而名譽不住。

及量移至江蘇為巡撫。欲市官聲。凡屬吏入謁時。廣饋門包。概令和盤託出。改作大用。驟聆之。似廉潔。豈知其別有一術焉。凡不納荷肯者。對之有怒容。或於歸公之門包外。更補門包一分。以進者。見之則有喜色。於是屬吏皆具兩分門包。門包之變者。何自來乎。皆括江蘇人之脂膏也。

已而由蘇撫粵。江督不久即去。既又復持節至。一般學界中人。輒喜曰。陶齋尙書重鎮南洋矣。此無他。端方知江蘇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學。務惟於學堂中。撥款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十五

干以爲補助者。則趨之者。已如蟻羣。或則畧與周旋。以施其牢籠之法。而江蘇人已爭誦之。實則所撥者。皆取於漢族之財。而託名爲國家也。端方一己之慳。纖毫未破。未幾。由南洋改任北洋總疆坐鎮。暇預從容。日摩翠金石。以度數載光陰。而於國計民生之大。皆視之漠然。值孝欽梓宮奉移。以永安山陵。道塗觀者達數萬。外國駐京公使。咸與於執紼役。端方於此。忽演一奇時事。蓋令人攜攝影器。於沿途及陵寢內。拍照且安然。輿橫衝神路。群易而過也。爲李國杰所劾。乃坐以恣意任性。不知大體之罪。遂革職。

宣統三年春。盛宣懷創鐵路國有說。陰令御史石長信奏之。清廷用其言。遂欲實行國有政策。湘鄂人拒之堅。政府乃購擇一與湘鄂略有感情者。使之前往。或能融洽。於是那桐徐世昌兩協理。與郵傳大臣。皆在攝政王前。力保端方。端方復起。用得爲粵漢川漢兩路之督辦者。實由於此。

願端方即命爲督辦時。以爲實行幹路國有政策。窒礙甚多。蓋商辦之路。一旦遽

改官辦。不惟成效難收。抑且易滋民怨。故不欲往。奏請另簡大員。以任其事。而廷旨不允。端方乃請鄂京官於都中。至者爲湯化龍。吳祿貞。陳竹尊等十餘人。端方請其爲將伯之助。皆不允。不得已。乃抵鄂。與川紳喬樹楠。湘紳余肇康等。秘密籌議。以期破圍壞體。會湖北政界中之高凌霄。趙彥濤。馮啓鈞。輩。亦遂迎端方。謂湘鄂均公舊治。感情夙厚。旋節所至。無不和洽者。端方以諛言日。至。漸形恣肆。自謂布置周密。功可必成。已照會鄂路總理。召集股東。速籌退股辦法矣。

時川督趙爾豐。以壓制太甚。激生民變。政府聞之。急令端方帶兵入川。故端方又啟行。既入川境。趙爾豐事與之反對。故川事不能明瞭。迨抵資州。即獲田徵葵。周善培等來書。謂如到成都。即以兵戎相待。又聞趙爾豐。早預備督練公所。爲幽禁端方之地。故留住資州半月。不敢前往。僅遣隨員先赴成都。以探虛實。未幾。隨員以電達端方。謂北京失守。兩宮出狩山西。有旨令端方率鄂兵由陝赴晉。勤王。端方聞之大哭。而不意其爲僞也。當令兵隊預備北上。兵隊之反抗者。遂突入行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十六

轅。挾端方出。而殺之。尋以其頭顱送至武昌。仍由武昌給還其子。

趙爾豐

趙爾豐者。爾巽之弟。漢軍人也。宣統元年時。尙爲駐藏辦事大臣。三年春。幹路國有之政策定。川人起爭之。是時代理川督者爲王人。而爾豐猶未至也。嗣以人文慶和川人與政府相持。郵傳大臣盛宣懷惡之。請旨嚴飭。尋以趙爾豐任川

督。爾豐之濫川也。繼人文奏劾盛宣懷之後。民氣異常發展。知其不可壓制。故代川紳具奏。已而盛宣懷假朝旨申斥。鄂督瑞澂督辦端方復連電劾之。爾豐進退失據。又變而迎合宣懷。遂於七月十五日。以東諸紳會。議要事爲名。而將蒲殿俊等十人。插入督署。時諸人正於鐵路公司開會。既被詐捕入署。即與抗爭。爾豐大怒。欲殺未能。乃令親軍拘禁之。時諸紳爲榮望所。既被拘。羣情大憤。聲若鼎沸。不約而同。咸往督署請釋。爾豐令親軍閉鎖逐之。先後斃者四十餘人。衆益憤。圍

守督署以死求釋諸紳爾豐不允并以軍隊逼築各街勒令各街開市各街仍寂然爾豐怒曰我不是趙爾豐却是張獻忠若不開市與我則兩條街則自然皆開市此趙屠之說所由來也

及爾豐既激變反妄報民亂且執自治商推書誣謬議局議長爲首要迫清旨派岑春煊赴川又不自安蓋恐春煊一至事難掩飾遂鋪張戰功謂川亂救平冀榮燕政府以止春煊之行然政府已疑其所奏不實由攝政王諭軍諮府派員至川激查真相旋由給事中陳田等十二人交章劾之而爾豐之技乃窮

雖然此猶武昌起義前事耳若八月以後東南各省既相繼獨立成都亦繼而行之在川人之初心本欲使爾豐入彀於中途斃之不意爾豐聞成都之宣告獨立猶復擁兵自固陰爲鬼蜮乃由尹昌衡等多方籌畫一面潰散其死黨一面勉軍人以大義至十一月初三日爾豐姑被殺於成都其首級則傳示大衆并宣布罪狀聞者快之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十七

瑞激

瑞激字萃儒。激成鄂變之首禍也。當光緒丙午丁未間。尙爲九江關道。逾年擢江蘇布政使。率自辦清鄉事宜。靖在存於江浙間。稍有政聲。旋升巡撫。宣統元年十月。署湖廣總督。是爲瑞激駐鄂之始。

宣統三年春。廣州事作。瑞激聞長江上游亦徇布革命黨。遂於武昌大戒嚴。已而寂然。識者嗤爲庸人自擾。是年夏。幹路國有之政策行。川粵湘鄂四省人皆反抗。政府起用端方。令南下。謀解散團體。端方乃於五月抵鄂。與瑞激商。

時湖北商務總會。聞端方納川人李稷勳言。將改鄂境路線。(本定宜昌迄漢陽。後議改爲宜昌迄廣水)具書並圖說。請瑞激代奏。瑞激本與端方不相能。然以其需用方殷。無隙可乘。及得商會書。大喜。思借此以撓端方。遂具疏以聞。非真有愛於鄂人也。迫清旨交鄂傳都譚奏。盛宣懷故左和端方。端方亦於此時電述抵鄂種種情狀。而瑞激傾軋之謀卒不遂。

未幾川事告急。端方與瑞激商。將率鄂軍西上。瑞激允之。由是鄂省之軍備一虛。瑞激恐川省有事。鄂省必受影響。爰求統制張彪之議。於鄂陽則派李汝魁。施南則派張楚材。率軍防堵邊境。水軍則派湖鵝湖兩兵輪。於宜昌上駛。陸軍則令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督率所部西行。由是武昌之軍備又虛。八月十九之事。亦遂乘機而起。

雖然。起事之前。瑞激未嘗無警覺也。外務部民政部之密電。早達武昌。江漢關得英美兩領事之照會。亦轉呈瑞激。故瑞激飭軍警兩界。已加意嚴防。革命黨在武漢之秘密機關。亦屢爲瑞激所偵獲。而卒不能保其無事者。蓋由瑞激令鐵忠給藥彈於旗兵。而新軍獨不與焉。光是瑞激搜獲黨籍。見新軍多列名。新軍已人人自危。及不給藥彈。知不免於一死。死等耳。與其死於旗人手。毋寧舉義而死。於是振臂一呼。萬衆齊發。武昌乃以失陷聞。

然而瑞激固坐鎮湖廣全部大臣也。援例。疆臣失守省城。必殉之。否則必誅。瑞激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十八

知其然。乃諉咎於已死之張之洞。電稱湖北兵之不叛者。祇有馬步兵各一營。輜重隊一營。此皆故督臣張之洞。糜數十年之心力。無量數之國帑。而養成亂黨等語。政府爲所蔽。僅稱其職。且令帶罪圖功。仍著督署鄂督。以觀後效。其計亦巧矣。厥後武昌。竟不能復。又懼爲革命軍所擒。出漢口而遁於九江。由九江而遁至上海。政府聞之。雖着張人駿。派員收取印信。并欲拿解至京。以置之重典。而瑞激已逃往日本矣。滿大臣不忠於國。未有如瑞激之甚者也。

寇蓮材

寇蓮材。直隸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奄入官。事西后。爲梳頭房太后。其見親愛。舉凡西太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太后所行者。多淫縱事。屢次進諫。西太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太后會計房太監。乙未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誓志廢立。日溫德宗爲樞輔。又給鴉片煙具。勸德宗吸之。而別令太監李蕪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

肆其謠言稱德宗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回明園。以縱娛樂。連材大憂之。日夕眉皺。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太后方垂帳。連材則流涕長跪場前。西太后揭帳叱問。何故連材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即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太后以爲狂。叱之去。連材乃請假五日。歸謁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册。授之弟。還宮。則分所善與小環。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攪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回明園。以幽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幼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太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連材曰。奴才所自爲也。西太后命背誦其詞。一徧無甚外。西太后曰。本朝成例。內侍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連材曰。知之。奴才若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十九

攔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連材不其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奪。云。同時有十四者。亦西太后梳頭房太監。以附德宗發往軍台。又有聞古廷者。德宗之內侍。本爲貢士。雅好文學。甚忠於德宗。爲西太后所忌。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即此人也。崇伊蓋誤以聞爲文云。

安得海

安得海。直隸南皮人。以柔媚得西太后歡。語無不納。厥後遂干預政事。納賄招權。肆無忌憚。穆宗年漸長。知其所爲。多曖昧事。乃告東朝。(文宗嫡后鈕祜祿氏諱孝貞)東朝性忠厚。密令緩發。穆宗獨不願。故安得海樂極生悲。而有在濟南伏法之事。先是西太后將命安得海出都。問之穆宗。穆宗陽爲贊成。陰以白東朝。謂安得海必出都門。出都門一步。即可斬。特誰肯下此辣手者。東朝以穆宗欲急誅。

不忍拂其意。且長此穢亂宮中。任西太后爲唐武宗第二。他日力竭之下。亦無顏以對文宗。乃答穆宗曰。汝欲求有肝膽之人。惟山東巡撫丁葆楨。尙可恃。穆宗聞而大喜。急求東朝密告丁葆楨。俟機誅安得海。

丁葆楨既聞密旨。即密屬德州知州趙新曰。傳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如見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更也。更事既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時。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擾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葆楨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之知。若竟參奏。則爲禍爲福。丁葆楨自當之。與地方官無與焉。及丁葆楨疏既上。西太后知之。大惶駭。願事既如此。乃忍痛與東朝同召恭邸。及軍機內務府大臣。請力請就地正法。以符祖制。然猶留中兩日未下。醇王復諍之。始有諭云。丁葆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兩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幟。帶男女多人。并有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二十一

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學問。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州府縣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着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密查拿。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隨從人等有跡從匪類者。并着嚴拿分別懲辦。欽此。於是丁葆楨即誅安得海於濟南。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七十枚。巨珠五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各一串。碧霞寶數十枚。重者至七兩。其他珍寶稱是。皆隸內務府。時同治八年七月中也。

歷城縣令於安得海伏法後。爲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附。聆其口音。則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此。環集問之。鬼自言姓安。在內

延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曾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返不易。故僅行兩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附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爲我葺屋。可弗漏矣。拱手而別。

李蓮英

皮硝李者。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也。名蓮英。直隸河間府人。本一亡賴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羈。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後脫編紼。改業補皮鞋。此皮硝李三字之徽號。所由來也。河間本太監出產地。同鄉沈蘭玉。向與有故。先爲內監。見而憐之。蓮英遂懇其引進。蓮英欽后。聞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蘭閣房言及。蘭閣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憩所。蓮英嘗至此訪蘭玉者也。既聆孝欽后欲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覽於妓寮中。刻意揣摩。數日。技成。洩蘭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二十一

玉爲之介紹。蘭玉竟薦之。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迨東宮既殂。益無忌憚。由梳頭房晉爲總管。權傾朝右。營私納賄。無惡不作。奔走其門。而得顯位。如張蔭桓。陳璧璽。其彰彰者也。當時慈眷之隆。至與孝欽后并坐聽戲。內廷御膳。所遺各饌。例與內監膳用。孝欽后遇有蓮英所嗜之品。多節食以遺之。或先命小瑞。繼去。留俟蓮英食之。其四十壽辰。御賜珍品。蟒緞福壽等字。同於大員。內自軍機。外自督撫。無不有慶祝之禮。賊私之積。以千萬計。孝欽后殂後。攝政王載灃。亦逐其妾。而思所以擾之。不意又爲隆裕后所庇。卒不能遂。迨其病卒。飾移之典。等於元勳。罪浮於安得海。而結果大異。亦有幸有不幸爾。

張元福

張元福者。滿清宮中發生最後之閹宦也。俗呼爲小德張。得安李衣鉢。而勢力之擴張。較之安李。尤過數倍。方兩宮殂謝後。國服未除。已在宮內。排演戲劇。他人所不敢爲者。而元福傲然爲之。無他。爲隆裕后所嬖故也。

興修延熙宮。西式鐵樓。雖隆裕後有懿旨宣布於外。而實出於元福一人之主謀。蓋國服期內。大工不興。則內帑不動。雖欲肆其侵蝕手段。而苦於無隙可乘。乃以興修延熙宮之役。運動隆裕后。迨隆裕后一首肯。則元福之目的達矣。工無竣期。款無定額。宮廷任其拆毀。帑項恣其浪用。久之。而孝欽顯皇后之積儲金。不翼而飛入於私囊內。

不見夫安定門。極樂寺。胡同內。美輪美奐之樓房百餘間乎。屋主爲誰。則張元福也。陳其內者。有楠木棹案。楠木雕花落地單。及裝飾等物。并有兩殿捲之客廳。也。榕滿院。照耀通宵。又取南海鑿儀殿所有之電機鍋。移設於其宅之花園內。又於宅內設德律風。通至宮中。餘如几案所陳之內廷器皿。及園中之太湖石。魚池華廳。六方涼亭。皆自建福宮移置於此者。其果爲隆裕后所賞給耶。抑乘其不知而盜取之耶。

滿清野史續編

第十三種 奴才小史

二十一

聞宦而娶妻納妾。自古罕聞。惟張元福則居然享此豔福。王子元。李樂亭。金雲卿。皆元福之狐羣狗黨也。恒往津門。以多金買良家幼女。而爲紅拂之贈。或謂元福爲秦宮中嫖毒之第二。可無疑矣。且元福時出至荷包胡同。購祕戲圖爲衆目共覩者。其授諸妻妾乎。抑將備獨居寡偶者。隨摹之助乎。民之多言。伊可畏焉。元福既肆無忌憚。故隨口稱奉懿旨。以爲壓制之常山寶符。雖對於攝政王。亦有之。况其他乎。以故宮中人。無敢與抗顏行者。又得二總管姚瑤。與之倡和。其氣燄能使猶子入宮廷。而旁人莫敢發納賄七千金。而慎刑司不敢深究。永德廢工之私竊禁物。擅伐御花園神木多株。而守園吏不敢問。其大違列聖宮禁。幸而溥儀尙在幼冲。載灃不爲所惑。即隆裕后亦無垂簾聽政之事。否則不堪設想矣。

滿清野史續編第十三種終